

ent Quiet Evening
in His Hotel Room



HEARD
BLEAT

TIMES NEWSMEN ON SCENE
Gunman Shot Point Blank
Then It Was Too Late



THE OLD MAN IN THE CORNER

Twelve Classic Detective Stories

The Tragedy in Dartmoor Terrace
House Subcommittee Seen Need for New NATO Strategy, Arms

The Glasgow Mystery

The Case of Miss Elliott

The Liverpool Mystery

The Mysterious Death in Percy Street



角落里的老人

(英) 奥希兹女男爵 著 潘瑾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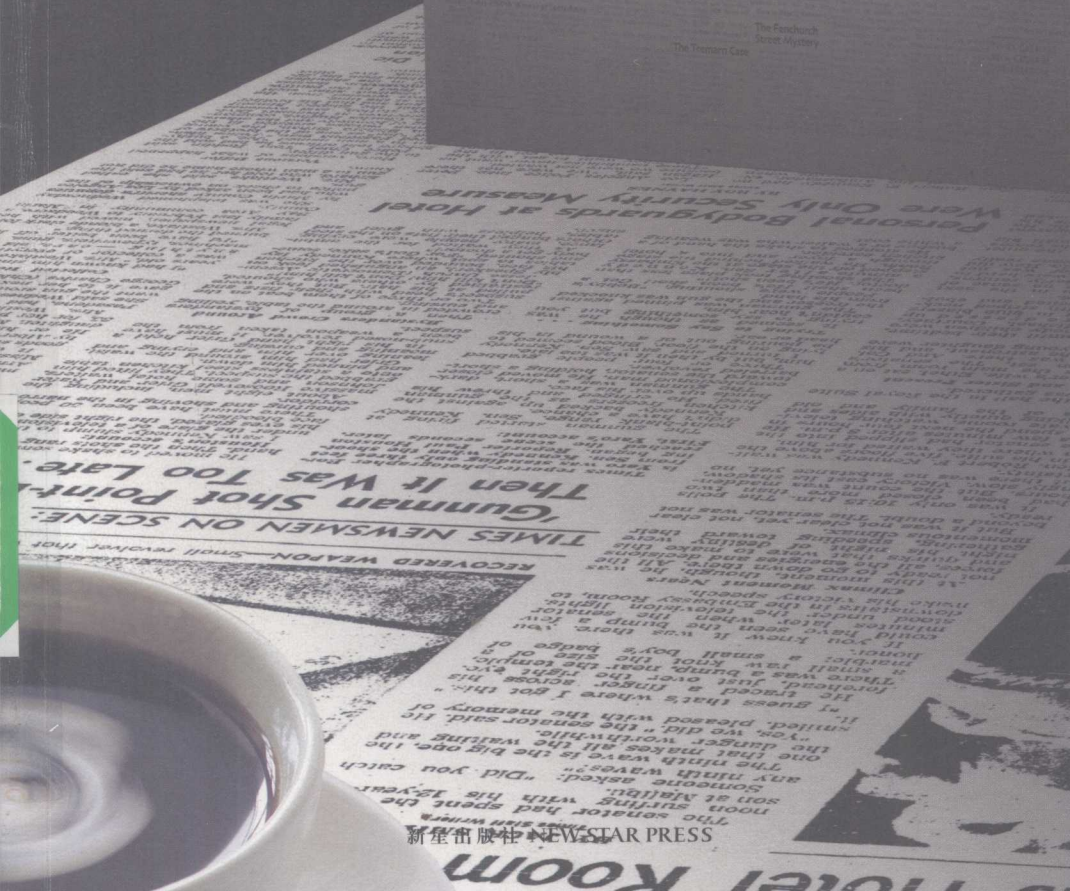
The Murder of Miss Pembash

The Dublin Mystery

The Mysterious Death on the Under Ground Railway

The Fenchurch Street Mystery

The Tipton Case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角落里的老人

The Old Man in the Corner

(英) 奥希兹女男爵 著

潘瑾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角落里的老人 / (英) 奥希兹女男爵著; 潘瑾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2

ISBN 978-7-80225-563-0

I. 角… II. ①奥…②潘…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9169号

THE OLD MAN IN THE CORNER

by Baroness Orcz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角落里的老人

(英) 奥希兹女男爵 著; 潘瑾 译

责任编辑: 王 欢

统筹编辑: 褚 盟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郑 岩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30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08年11月第一版 2009年2月第二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563-0

定 价: 23.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安乐椅上的乾坤

与时代无关

奥西兹女男爵的《角落里的老人》是推理小说史上的一部奇书。即使以今天多元化的标准来衡量，它带给阅读者的震撼也是非同寻常的。从人物到情节，从方法到方式，《角落里的老人》都显露出一份特殊，一份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的特殊。

那是一个什么时代？一个推理小说的短篇黄金时代。在福尔摩斯的指引下，无数经典作品破茧而出；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一个“奇事天天有，神探遍地走”的时代。一个又一个被智慧和个性上足了发条的天才四处奔波，游刃有余地解决层出不穷而又只会被他们碰上的离奇事件；那个时代最流行什么？探案集。总是有人乐于将这些神探们的传奇经历一一记录在案，集结成单行本发行。一时间，《布朗神父探案集》、《思考机器探案集》、《盲侦探卡拉多斯探案集》、《微物神探桑戴克探案集》……这些“探案集”的编纂似乎比出版廉

价小说还要容易。更不可思议的是，总是有人将这些东西奉为“经典”，其中就包括我自己。

而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奥西兹女男爵笔下的《角落里的老人》以绝对“反时代”的形象出现了。

仅从表象来看，《角落里的老人》并无特别之处——一位侦探，一个配角，若干件案子，一个真相——几乎那个时代所有优秀的或蹩脚的推理小说都是如此。但若细细思量，其实有着天差地别。

角落里的老人始终站在事件之外，以“上帝”的视角俯视着所有人的一举一动。他只是每天坐在ABC咖啡馆里，品尝着牛奶和糕点，与好奇的女记者宝莉闲谈着种种谜案。这只是一个形式，这只是一场游戏，在整个案件发生的过程中从未有过侦探介入，最终的结局也完全不是由逻辑推理主导形成的。

这一特点使得《角落里的老人》完全不同于那个时代——通常意义上讲的“探案集”的概念。这根本就不是一次冒险，只是一篇篇事件过后的评论，唯一不同的是，这些评论道出了案件的真相，但仅此而已。

这是时代的叛逆。当福尔摩斯四处奔走，布朗神父绞尽脑汁，桑戴克进行化学检验时，角落里的老人正在发出一阵阵窃笑。

与行动无关

爱伦·坡在自己的第二篇推理小说《玛丽·罗热疑案》中创立了“安乐椅神探”这一模式。侦探足不出户，仅凭手中资料，便可看破真相，决胜于千里之外。这是推理小说中最理想化、最纯粹的一种模式，它省去了几乎所有的中间环节，只保留了“案情——推理——真相”这一主线，将“推理”置于绝对的核心地位。

后世的推理创作者很少尝试这一模式，因为处理稍有偏差，作品就会显得牵强空洞，一文不值。而《角落里的老人》堪称是“安乐椅神探”模式最高水平的代表。作者奥西兹女男爵巧妙地将“安乐椅推理”与案件的发展分割对待，使两者彼此联系却又相对独立。老人始终以居高临下的评论者的姿态来分析案情，让阅读者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感觉——老人说的一定是真相。当这种思维模式成为定式，《角落里的老人》的成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相比于后来另一位“安乐椅神探”——毁誉参半的尼禄·沃尔夫，《角落里的老人》得到了更多的称赞。也正是由此开始，侦探们才有了不调查不行动的理由，心安理得地“纸上谈兵”。

与正义无关

有关“正义”的问题，是《角落里的老人》最引人争议之处。这位老人虽然胸藏锦绣，却从不干预案情的进展，更不关心什么社会问题。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评论者，将推理当作智力游戏。老人推导出真相，就像把牛奶和糕点吞进肚子一样，为的是一种近乎于本能的需要和满足。至于牛奶和糕点来自何处，则不会引起他丝毫的兴趣。

老人的这种“非正义”的态度引起了许多人的批评。人们认为这有悖于推理小说的创作初衷，更有悖于侦探的道德。福尔摩斯为了正义可以不计酬劳、不畏艰险——即便不是如此，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也算是侦探的本职工作，怎能像角落里的老人这样麻木不仁？

其实，《角落里的老人》一书中充满了一种态度，一种绝望的态度。老人常常嘲笑警方的无能，讥讽那些所谓豪门的肮脏内幕，评论媒体报道的失实以及对法律、政治的不屑。可以说，老人对一切已经

彻底绝望。他曾不止一次面对“非正义”的指责暴跳如雷。在他看来，这种指责是对他的不理解，是在污染他内心世界里的最后一方净土，是肤浅而徒劳的。而“暴跳如雷”正是老人自己在感叹“吾谁与归”！

既然我们可以理解竹林七贤，可以理解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什么不可以给角落里的老人一份宽容呢。忘记一切“衍生品”，只关注最纯粹的推理——这就足够了。

褚盟

关永义五言

似此百年人作想《人言故里常重》里，愿同俗“文画”六言
月夜十心关下更，幽长街断常思千不从时，愿同俗“文画”六言
人言，亦插代露升世数重，若余有南窗晴景时，愿同俗“文画”六言
千年前时一起的水，将一下和我共饮时，愿同俗“文画”六言
愿同俗“文画”六言，快自自来点时，愿同俗“文画”六言

张清西

状为自人，想世面人逢到丁国作时，愿同俗“文画”六言
夜更时不静，愿同俗“文画”六言，莫时我眼的小眼时，愿同俗“文画”六言
千百太作真开，愿同俗“文画”六言，愿同俗“文画”六言，愿同俗“文画”六言
愿同俗“文画”六言，愿同俗“文画”六言，愿同俗“文画”六言，愿同俗“文画”六言
愿同俗“文画”六言，愿同俗“文画”六言，愿同俗“文画”六言，愿同俗“文画”六言
愿同俗“文画”六言，愿同俗“文画”六言，愿同俗“文画”六言，愿同俗“文画”六言
愿同俗“文画”六言，愿同俗“文画”六言，愿同俗“文画”六言，愿同俗“文画”六言
愿同俗“文画”六言，愿同俗“文画”六言，愿同俗“文画”六言，愿同俗“文画”六言

目 录

1	一 芬丘奇街谜案
23	二 地铁里的神秘命案
45	三 达布林谜案
67	四 格拉斯哥谜案
87	五 利物浦谜案
107	六 埃利奥特小姐事件
129	七 利森树丛谜案
151	八 达特摩尔小巷惨案
173	九 特里玛恩贵族案
197	十 佩玛诗小姐谋杀案
219	十一 新新剧院事件
237	十二 珀西街的神秘死亡案

一 芬丘奇街谜案

入夜，伦敦的街道

寂静而神秘

月光洒在古老的石板路上

无声地诉说着

一个关于罪恶与救赎的故事

在那条名为芬丘奇街的地方

出场人物

说故事的老人

听故事的女记者

威廉·克肖（疑似受害人）

他的妻子

弗朗西斯·梅瑟斯特（疑似凶手）

卡尔·穆勒（克肖的朋友）

1

角落里的老人把杯子推到一边，靠在桌子上。

“谜案！”他评价道，“如果调查时都用用脑筋的话，任何案子都无‘谜’可言。”

我大吃一惊，透过报纸的上沿瞟着他。对让我这么入迷的观点，我曾经说出过我的想法吗？很难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坐在那里的老人所说的话正是我所想的。

无论如何，他的样子足够让我好奇的。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像他那样苍白、消瘦，还顶着一头很滑稽的浅色头发，整整齐齐地从一边梳到另一边，盖着他很明显的秃顶。我朝他善意地笑了笑。他看上去很神经质，坐立不安，并总摆弄着一根绳子。他那修长、纤细并一直发抖的手指不停地给绳子打结，各种精巧又复杂的结，然后又解开。

“不过，”我不动声色地说，“这份权威报纸里的报道会告诉你，

就在过去的一年里，至少有六件案子让警察局束手无策，作案的那些人至今还逍遥法外。”

“对不起，”他心平气和地说，“我可从来不敢说，对于警察来说也没有谜案可言。我只是说，如果有人用脑子去调查的话，什么都不是谜案。”

“所以，芬丘奇街谜案也不算什么喽。”我讽刺他说。

“芬丘奇街谜案是最不值一提的。”他平静地回答道。

我敢说，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这个被称作芬丘奇街谜案的离奇案件已经把喜欢推理的男男女女搞得个个思维混乱。所以，这个角落里的羞涩老人的态度实在让人着恼。我反唇相讥，想打击一下这个家伙自以为是的嚣张气焰。

“这样的话，如果你不去给那些找错了门路的警察们提点宝贵的建议，那真是可惜了。”

“真的吗？”他还能风趣地答话呢，“不过，你要明白一点，我很怀疑警察会不会接受这些建议。而且，如果让我去做一个侦探，我的个人倾向总会和我的责任相冲突。我的情感往往会站在罪犯那一边，因为他们如此机智精明，足以牵着整个警察局的鼻子走。”

“我不知道对于这件案子你记得多少，”他继续不动声色地讲，“起初，这个案子也让我很困惑。去年的十二月十二号，一个衣着窘困，但看上去曾经富足过的女人去苏格兰场报案，说她的丈夫威廉·克肖失踪了。她丈夫这个人没有工作，似乎也居无定所。当时一个朋友陪着她，是个满面油光的德国胖子。警察听了他们的描述，立刻就采取了行动。”

“那是在十二月十号，大概下午三点钟左右，那个德国人卡尔·穆勒去找他的朋友威廉·克肖，想去要回克肖欠他的一笔小债。大

概也就是十英镑左右。克肖的住所在菲茨罗伊广场的夏洛特大街，很是破旧。当他到达那里的时候，他发现威廉·克肖兴奋得发狂，而他的妻子却在哭。穆勒把这次的来意说明后，克肖大手一挥。然后，用穆勒自己的话说，让他‘大吃一惊’，因为克肖直截了当地要向他再借两镑，并宣称这钱马上就能帮他，以及这位雪中送炭的朋友带来财富。

“经过十五分钟的软磨硬泡之后，克肖发现他的这位德国朋友谨慎又固执，于是决定让他加入这个秘密计划，并断言这个计划能赚到成千上万英镑。”

我已经不自觉地放下了报纸。这个神经质的、有着清澈眼睛的和善陌生人，讲起故事来有种特殊的吸引力，让我不知不觉就入迷了。

“我不知道，”他接着说，“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德国人对警察的证词，还有那个妻子，说不定已经是寡妇了，她提供了更多的细节。简单地说，三十几年前，克肖还是二十几岁的时候，是一个伦敦什么医院的学生。他有个名叫贝克的好友。当时他们俩和另外一个人住在一起。

“后来有天晚上，那个和他们合住的家伙带回去一笔巨款，说是在赌马场上赢回来的。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他在他的床上被谋杀了。幸运的是，克肖有不在场的确凿证明：他那天晚上在医院里值班。但贝克却失踪了。对于警察来说，贝克失踪了；可是对于善于观察的克肖来说，却不是这一回事，至少他说他不这么想。贝克聪明地设法逃到海外，经过辗转周折，最后在东西伯利亚的海参崴定居。他化名为梅瑟斯特，通过从事皮草生意积累了很可观的财富。

“现在请注意，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梅瑟斯特，知道他是个西伯利亚的百万富翁。在克肖的故事里，他以前叫贝克，并被指认三十年

前曾是个杀人凶手，但却未经证实，对不对？我现在跟你说的只不过是，十二月十号那个重要的下午，克肖对他的老婆以及他的德国朋友所说的故事。

“根据克肖所说的，梅瑟斯特在他聪慧狡黠的生涯里，也犯过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曾经给老朋友威廉·克肖写过四次信。其中有两封信跟案子无关，那都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而且，克肖说，他很久之前就丢了这两封信。据他讲，在第一封信里梅瑟斯特（那时还叫贝克）写道，他花光了所有那次偷来的钱，现在在纽约一贫如洗。

“那时的克肖经济状况看来还不错，看在旧交情的面上给他寄了十英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后来克肖渐渐走下坡步，已经化名为梅瑟斯特的贝克给老朋友寄了五十英镑。在这之后，就跟穆勒推测的一样，克肖变着花样地向梅瑟斯特要钱，并且还加以要挟。其实，这位百万富翁住得那么遥远，这些要挟根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不过现在，故事的高潮到了。经过反复思量，克肖最终决定把最后两封梅瑟斯特的来信给穆勒看。不知你还记不记得，这两封信对这件离奇的谜案来说非同小可。我这里有这两封信的复本。”说着，角落里的老人从破损不堪的皮夹里摸出一张纸，小心翼翼地打开它，读了起来：

先生，

你对金钱过度的索取是可笑而又完全无理的。我已经给了你足够多的帮助，甚至早已超过了你应得数目的最大限度。不过看在旧日的情分上，也因为你曾经在危难时刻向我伸出过援手，我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你再利用一次我的感恩之心。我的一个朋友，一个俄国商人，也和我有生意上的往来，他最

近会乘游船去一些欧亚地区的港口。他邀请我和他一起结伴到英国。我也厌倦了海外的生活，很想能在三十年后再见一次故土，所以决定接受他的邀请。我不知道我们到达欧洲的确切时间，但我保证只要我一到合适的港口，就会再给你写信，和你约定在伦敦见面的事宜。但是，请注意，如果你索求过分，我绝不会理会。我是全世界最不可能受你胁迫的人。

你真诚的

弗朗西斯·梅瑟斯特

“第二封信是从南安普顿寄来的，”他一如既往地从容，“奇怪的是，这是梅瑟斯特的来信里，唯一一封还保存着信封和日期的。那封信很简短。”他说着又再一次读起那张纸条：

亲爱的先生，

关于我几个星期前的那封信，我想跟你说，特斯科·瑟罗号会在十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二到达蒂尔伯里港口。我会在那里上岸，然后搭乘第一班火车赶往伦敦。如果你愿意，你下午晚些时候可以在芬丘奇街车站的头等候车厅见到我。我想都过了三十年了，你不见得还认得出我的长相。我到时会穿一件很厚的阿斯特拉罕毛皮大衣，戴一顶和大衣配套的帽子。你认出我后就跟我打个招呼，我会亲耳听听你要说的话。

你忠实的

弗朗西斯·梅瑟斯特

“就是这最后一封信引起了威廉·克肖的狂喜和他妻子的眼泪。用那位德国朋友的话来形容，他在屋子里就像只困兽一样来回走动，一边走一边手舞足蹈、胡言乱语。然而克肖夫人却忧心忡忡。她不相信这个国外的家伙。何况她丈夫说，这个家伙还曾经昧着良心杀过人。她害怕这个家伙为了永绝后患，会再次铤而走险。女人嘛，她还觉得这个所谓的机会很不光彩，因为她知道在法律上，敲诈勒索是很严重的违法行为。

“这可能是个阴险的骗局，最起码有些古怪，不然为什么梅瑟斯特不在次日与克肖在宾馆会面，她争辩说。一千个疑惑让她焦虑不安。但德国胖子还是被克肖说动了，数不清的金子仿佛就在他眼前半遮半掩地勾引着他。他借给克肖两英镑，让他简单打扮一下自己，好去见那个百万富翁朋友。半个小时之后，克肖离开了家，这是那个可怜女人最后一次见到她的丈夫，也是德国朋友的最后一次。

“他妻子焦躁不安地等了一个晚上，但他并没有回来。第二天，她在芬丘奇街附近徒劳又漫无头绪地找寻。十二号，她去苏格兰场报了案，详述了她所知道的细节，还把两封梅瑟斯特写的信交给了警察。”

2

角落里的老人喝完了他的牛奶。他那清澈的蓝眼睛里带着显而易见的满足感，一眼就看穿了我溢于言表的期盼和激动。

“那是在三十一号，”停了一会儿他接着说道，“两个船夫在一个废弃的船舱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尸体已经腐烂得无法辨认。这条船停在一排黑暗的阶梯下面，这些阶梯从一个仓库一直通向伦敦东部的河里。我有这个地方的照片。”他说着从他的口袋里翻出一张照片拿给我看。

“你看，我拍照片的时候，那条船已经被挪走了。不过你还是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绝佳的杀人地点，让凶手能从容自在地割开别人的咽喉，丝毫不用担心被发觉。我已经说过，那具尸体已经腐烂得无法辨认，很可能已经在那里放了十一天之久。报纸上众说纷纭，有的说克肖夫人根据的是她丈夫的银戒指，也有的说是根据领带夹辨认出来的。